

Sphinx Factor in Gide's *The Immoralist*

Xin Zhou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36, China

Abstract

French writer André Gide, a winner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s good at capturing the characters' painful struggles between ethics and self-liberation by his subtle mind. His book *The Immoralist* takes the two trips of Michel and his wife Marceline as the axis, elaborating Michel's experience of fighting against traditional ethics: the overwhelming free defeated his ethical one that always restrained him, made him neglect to take care of his ill wife because of indulging in his selfish desires, which turns out to be in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her death. This paper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Sphinx factor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Immorali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Gide; *The Immoralist*; sphinx factor

纪德《背德者》中的斯芬克斯因子

周鑫

暨南大学, 中国·广东广州 511436

摘要

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 (André Gide) 擅长以敏锐的心理捕捉人物在伦理道德与自我解放间的痛苦挣扎。他的作品《背德者》以主人公米歇尔和妻子马塞琳的两次旅行为轴线, 讲述了米歇尔对传统伦理的背弃过程: 野蛮生长的自由意志压倒了原先约束米歇尔的伦理意志, 使得他因沉沦私欲而疏忽对病重伴侣的照料, 成了妻子病死的间接凶手。论文将在文学伦理学视域下对《背德者》进行解读, 并深入分析人物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

关键词

纪德; 《背德者》; 斯芬克斯因子

1 引言

凭借巧妙的构思, 耐人寻味的留白和人物摇曳不定的善恶倾向, 《背德者》一面世就在读者和批评家群体中引发了轰动。这部作品以回忆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的疾病和背德: 米歇尔在与新婚妻子马塞琳的蜜月之旅中旧疾复发。好在有马塞琳无微不至的看护, 他的肺结核才得以痊愈, 但他的道德思想却悄然堕落。回到巴黎后, 马塞琳积劳成疾, 身体状况又因流产雪上加霜。米歇尔并没带她去合适的地方静心养病, 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旅行, 最终身心俱疲的马塞琳在病榻上咳血逝去。

2 伦理意识的人性规约

自幼严格接受传统胡格诺教育的米歇尔为何成了风序良俗的践踏者? 他的伦理思想先后反差为何如此之大? 米歇尔思想上的转变又会对他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 聂珍钊教授

从古希腊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形象中提取出“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 认为这种因子由人性因子 (human factor) 与兽性因子 (animal factor) 共同组成, 两者缺一不可。人性因子是人的伦理意识, 也是善的观念和理性的行为; 兽性因子是动物性本能, 也是恶的观念和欲望的行为。而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与变化, 会导致文学人物的产生多种不同的行为和性格表达, 体现出不同的道德价值^[1]。通过分析《背德者》中人物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 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逐一解答。

马塞琳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风姿绰约, 温柔体贴, 对丈夫言听计从, 称得上传统道德标准里的模范妻子。尽管在第一次发现丈夫咳血时, 马塞琳表现得很脆弱, 因对失去爱人的恐惧晕厥在地。但很快马塞琳就变得坚强起来, 在米歇尔食欲不振时, 她对米歇尔的无理取闹百般容忍, 不辞辛劳外出寻找有益健康的食物, 盼望他早日痊愈。马塞琳的转变是她在家庭问题上的一个重大伦理选择, 选择刚强坚毅而不是懦弱无为, 选择肩负责任而不是背弃丈夫。马塞琳的行为宛如一朵沁人心脾的人性之花, 她在人性因子主导下做出的伦理选择是她理性意志的集中体现。

在旅行的初期, 米歇尔的人性因子同样处于活跃状态,

【作者简介】周鑫 (1997-), 男, 中国浙江宁波人, 硕士, 从事法国文学研究。

他的兽性因子被世俗道德所压制，思考行事处处受到伦理的规约。沉浸于史学研究却不谙情爱的米歇尔在开往突尼斯城的船上意识到自己“总是用一种礼貌来代替爱情”，便有了以下反思：“我一直是为自己或至少按照自己心意活着；我结婚只是把妻子看作是一个伴侣，也没有明确想过结合以后我的生活将会发生变化。”^[1]米歇尔对家庭关系的自我批判不仅表达了他对妻子抱有愧疚之情，还意味着他将妻子视作有尊严的人看待，试图给她婚姻的体面。此时他还能明辨道德是非，对妻子的照料感恩戴德，有时也会接济一些穷苦孩子，这些都是人性因子控制下的米歇尔对疾苦世事流露的同情。

3 自由意志的兽性狂欢

“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立，其表现形式为自由意志（free will）和自然意识（natural will）”^[1]。兽性因子在米歇尔身上的主要特征就是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多亏了自然意志，疾病缠身的米歇尔才得以死里逃生。在米歇尔将自己咳出的发黑且黏糊糊的血块同巴希尔不慎划破手指流出的鲜血做过比较后，一种强烈的求生欲占据了她的脑海：活下去！在自然意志与本能反应的联动下，米歇尔与生俱来的生存禀赋被激发，强烈的求生欲驱使他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拼尽全力与死亡拔河。

这般生死一线的搏斗斗争使得米歇尔的感官全面苏醒，日益强健的身体也帮他找到过往生活中隐而不发的生命力。于是活力充沛的米歇尔在阳光与自然见证下发表了一种关乎人的新知，认为原先那个遵守母亲灌输的宗教信仰，捧着书籍和学说不放手的学者形象给“真正的他”涂上了同脂粉层一样的伪装。为了找到隐迹文本下更珍贵的自己，米歇尔试图将文明强加给他的伦理涂层抖落，摒弃宗教束缚和家庭伦理，自在地追寻心中的自由意志。这一萌生于性命攸关时刻的新知摧毁了过往教育赋予米歇尔的一切，也是他的自由意志被点燃的表征。简言之，此刻米歇尔的斯芬克斯因子组合已经彻底改变，兽性因子压倒人性因子并在伦理选择中奏响了狂欢的复调。

重返巴黎后的米歇尔与以往的学者圈有了隔阂，反倒和风评不佳的梅纳尔克惺惺相惜，因为他们在伦理观上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那些通过约束自我获得愉悦的人早已失去真

我。理性意志薄弱的米歇尔无法抵挡鼓吹兽性的思想诱惑，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犯下了背德的罪行。

米歇尔真的是为了马塞琳的康复才开始新的旅程的吗？那米歇尔又为何总在妻子需要他的时候溜出去呢？就实际情况而言，照顾病恹恹的马塞琳成了米歇尔新的束缚，他开始蔑视妻子，责备马塞琳的咳嗽令他刺耳烦心。与此同时，他的善恶观也逐渐模糊。米歇尔一目睹他人的恶行就心欢雀跃，反对瑞士人的美好品德嗤之以鼻，在涉及善恶的问题上已丧失合理的判断。马塞琳一语中的地指出，米歇尔偏爱非人性的事物。在这一阶段，恶的倾向在米歇尔的思想行为中愈发明显，这是兽性因子作用的结果，因为突尼斯城的一切都在刺激米歇尔的感官，他身上的兽性因子得到了进一步膨胀。在妻子病发的那个晚上，放浪形骸的米歇尔正同莫克蒂尔及其情妇在纵欲狂欢，他的伦理意识也被兽性吞噬殆尽，终因不守道德酿成了家庭悲剧。

4 结语

在《背德者》这部内容广泛且富有艺术造诣的作品中，纪德以对真理无所畏惧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呈现出人类的问题与处境，使二十世纪初社会道德的堕落跃然纸上。自尼采以降，西方思想中的唯意志论和直觉主义得到了复兴，非理性主义蔚然成风，并在西方伦理学领域里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米歇尔身上的“新道德”又何尝不是现代人非理性意志的外在化，他的行动虽背离社会公认的基本伦理法则，但却符合斯芬克斯因子的戒律。米歇尔在人性与兽性交锋中做出的伦理选择使他年纪轻轻就丧失了生活的理由，并最终走向“不知到哪去找人生”的精神虚无。纪德在《背德者》中的伦理书写为现代社会构建道德秩序提供了沉痛的反思，从而发挥了经典文学作品对人的伦理教诲功用。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2] Gide, André. L'immoraliste dans André Gide Romans et Récits Œuvres Lyriques et dramatiques I[M].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009.
- [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20(10):71-92.